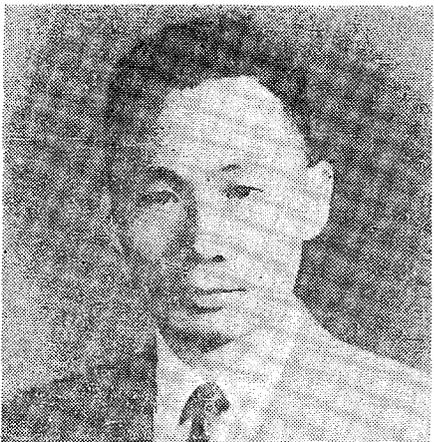


念亡夫

王梁啓文



八月二日
這個日子將
是在生之年
永以難忘的
一天。王治
啊！您離開
我們已整整
的一年了。
我不敢去追
想這過去的
一年是如何

渡過的？好多個晨昏黑夜，我默默的獨坐在舊日您常坐的書桌前，想來重溫我們相聚時的家居閒聊，但是什麼還不及追憶，淚水已漣漣流下。王治啊！您不知道我內心是多麼的冷寂及害怕啊！沒有了您，生活中就像缺少了生氣，花草已不聞其芳香，眼前只覺一片

的 Berlex 找到了工作，一方面您要在波士頓登報出售房子，因為有了房子遇到要換工作的時候，房子也就變成了累贅。誰料到登報的次日，就有人來看我們的房子，而且一談就願意成交。當我們正計劃南遷新澤西您擬接受新工作時，不料隔壁好心的鄰居 Mr. Wright 聞風而來，告稱他服務的 United Carr 研究室正在擴充，需人甚殷，次日同去見主任，一談即合，並以高薪聘請，由於您即將修完的碩士課程，一動不如一靜，就此又在波士頓住下來。因為房子已簽了同意書，雖因情況改變，也只得將新居於四星期後拱手讓讓，我們得賃屋遷居 Arlington，想起來那一段時日也真虧您我携手共渡，由於您對 Lexington 的偏愛，離市廛不遠，是波士頓週圍廿哩內住家頂理想的近郊，學校制度完善，民風純樸，對外來居民坦誠相待，五年後我們又二度搬來 Lexington，萬想不到只住了四年半，您竟會在該地長眠。

您做事一向認真，實事求是，不予敷衍，待人接物也一憑忠誠敦厚，凡與您交往的人，莫不以您的熱誠而嘖嘖稱頌，您不拘小節，平易近人，這也正是您的長處，自您得了碩士學位以後，您更是好學不倦，

灰黯。朝夕相共十九年，我怎麼能不想您？您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我們是生活中並肩作戰的鬪士，來波士頓後的十三年，我們不知經歷了多少次生活的考驗，還記得一九六二年美國做半導體公司正走下坡，在一片醞釀裁員聲中，由於理兒出世，房東有約在先不願出租給有三個孩子的家庭，逼着在滿月後即要搬家，在美國租房子困難重重，只要拿得出二千元押金，買房子比租房子還簡單方便。在倉促中第一次在 Lexington 買了房子，可是我們搬進去不到兩個禮拜，您工作的 Clevie 公司宣佈破產關門，這突然來的消息，的確給我們當頭一棒，您第一次蒙受失業之打擊，精神懊傷萬分，更因為我們剛剛買了房子，而且我們移民來美僅兩年有半，您又正在攻讀碩士學位，我們最大的女兒年僅九歲，一家五口嗷嗷待哺，無工作即無收入，您擔心坐吃山空，內心不勝焦慮，我安慰您，耐心慢慢再等機會，天無絕人之路，一日三餐當儘量節省，麵包牛奶一樣可以果腹。開頭第一個禮拜，在波士頓附近申請的公司，均回說無空缺，但願保留履歷有機會當會通知，不得已您只得一人駕車遠去新澤西州，僥倖的在您戰時原先就讀

遇有與您工作有關的進修機會，您從來不會放棄，您追求學問的進取心，自兩個大孩子漸長稍懂人事後，他們也暗暗的欽佩您，崇拜他們偉大勤奮的父親，三年前您回港省親，先後二次來臺灣觀光考察，您私下立了宏願要替祖國在電子工業方面爭取外匯。回美後您一心想在這方面動腦筋，經常寫信與各大企業公司的主持人連絡，鼓吹他們來臺設廠。六九年春正逢 United Carr 改組合併。由於前車之鑒，只得另謀高就，積數年來工作的心得，您申請到好幾個工作，結果接受美國第二資本雄厚的 Honey Well 電腦公司。這一年正巧有印第安那州規模最大的瑪樂萊電子公司羅致工程人才，您經舊日 Clevie 的老上司推薦幸被重用，於七〇年五月正式加入瑪樂萊，預定八月十二日來台破土建廠，並招請五位工程師攜帶回美受訓，復於年底來臺開工，您一再與公司的高級人員強調，您要聘請資深有經驗的工程師，那半年每月二三次往返於中東部，為設廠事作種種觀摩實習，為擬新廠計劃書，常加班至深夜，倍盡辛勞。您任勞任怨，一心一意為新廠不久將在臺設立而鼓舞，您公而忘私，更忘了自己的健康，偶感背酸腰疼，也為那成

天要出門旅行參觀開會去實驗室而忘記了，您素來注重養生之道，您竟會疏忽了自己，這是多麼的意外而難以相信。

在 Honey Well 那一年由於離家近，駕車僅六七分鐘，所以中午您仍要抽空回來陪我一同吃午餐，中午雖然回來過，但每天下班前，您總要來電話問問孩子們回家了沒有？需要買什麼？有時我正在廚下忙得不可開交，電話鈴聲又響了，嘴裏雖咕嚕着又有啥事要打電話來，但是心裏却是甜甜的，您無論離家去那裡，您總忘不了來個電話告訴我，只要您有一分鐘的空暇，您走到何處心裡總掛着『家』及孩子，正如張肖松教授在唁慰我的信上稱您是『賢夫良父』，如今我再也聽不見您的聲音，接不到您的電話了。王治啊！我對不起您，要是我早知道我們的緣份將盡，您中午回家午餐的那一段時日，我是決不會每週三次留下午餐在桌上，等您來到家，我即離您而去東北大學上課，我雖知您內心不欲我挑選這個鐘點的課，但看到我的好學與恆心，您只得默默的目送我遠去，現在想想我真是心狠啊！我真想在您有生之年每一分鐘都與您長相守。

裏無法休息，治頭痛的阿司匹靈萬金油又不在手邊，您說每次檢查心電圖時醫生叮囑，『當您遇到心跳不舒服時，做心電圖才能查出病因，』萬想不到您走進去却出不來了，正如孩子們說的，如果爹爹會知道這樣輕易的會死，您是絕對不肯進醫院的。當住院醫生替您檢查完畢，我來急診室探望您時，您說要我替您辦離院手續，您覺得一切已很正常了，但是當班的醫生，他硬強調您的血壓高，要您留院觀察。王治！我真是抱恨終身，解剖後發現您在腰子邊長了一個皮球大的肉瘤，事前為何一點也會不知道呢！一直以爲您健康良好；近年來體重也略有增加，您常打趣我，『不要給您吃得太好了，吃胖了會中風的』，三個月前還去波士頓一家頗負盛名的 Tahay Clinic 作全身檢查，報告上也說您這樣都好。唉！人死不能復生，我又能抱怨誰呢！但是這個家沒有了您，我們的遭遇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兩個大孩子自去年八月就相繼於每天放學後去做半工，將每週所得全交付我補貼家用，他們並不以您人壽保險逾期，而未得到保險公司的撫恤金而難過，他們說再多的錢也總會用光的，他們莫大的損失是失掉了父親，這是無價的，他們自

命運何以會如此殘酷，活生生的把您我分隔成二個世界，您正是精力充沛學識豐富的壯年，大可爲國家社會好好幹一番的時候，何以突然撒手西歸，而在短短的十數小時即昏迷不醒，當我與兒女來到特別護理室見到您時，由於住院及實習醫生均不知道您是何而有高血壓，又血壓下降以致昏迷，我們還一直在醫院的小教堂祈禱上蒼能將您從病魔手中奪回來，我們都失望了，當醫生將我們叫到醫生辦公室時，我全身痠軟不知所措，連神經也麻木了，當他們將小杯的紅色液體遞送到我們手中時，不說已猜中了一半，我的手却已軟弱得無力握杯，兒子直截了當的向醫生質問：『請快告訴我們，我們的父親現在怎麼樣了？』我喃喃的自語着，這實在是是不可能的，這那會是事實，昨天上午坐八時半的班機，自印第安那泊來斯飛匹資堡，由於僅是過境停留五六小時，所以將所有的行李全交由當天下午飛波士頓的飛機公司，瑪萊萊公司的人事處早將租車手續安排好，我們一路看朋友，又去 Carnegie Mellon 看兒子，就在離開學校大樓要上汽車時您感到頭痛胃脹，心也跳得快，您駕車去醫院的目的，只是因爲在 Carnegie Mellon 的校園

知今後只有靠自己勤奮努力來完成他們的大學教育。王治！您泉下有知當也能告慰在天之靈。理兒尚年幼，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驟然失却了寵愛他的父親，常能從他堅無表情的臉孔上，看出他對父親的哀思，某一個禮拜天，他上完主日學回來，他問我世上有沒有神？我反問他說呢！他說真要是有神，聖經上說小孩子是父最寵愛的，爲什麼他不寵愛我？讓我小年紀就失掉了父親呢！

親愛的王治！您知道我是如何的想您啊！差不多有半年的時光，我老倚窗佇望，看那藍天白雲，渴望着您會翩然走回家來，我及孩子們常痴想着，當您和從前一樣出遠門去了，在心靈感受中，您仍與我們相近，孩子們常與我圍桌而坐至深夜，一如您在生時，我們常在談您，您知道嗎？我們談您平日愛吃的東西，談您常愛說的口頭語，談您談諧的表情，您對新廠的抱負，您對黃金電鍍前途的樂觀，您對孩子們的希望，您對臺灣新家的嚮往，您計劃中擬設的圖書館及實驗室，王治！當我們一談到這些，我們真覺得您仍活在我們心裡，尤其這一二年來，兒女們更是深深的敬佩您的毅力，您的進取心，及您宏大的魄力。還記

得去年七月，瑪樂萊公司的董事長 Mr. Riley，因為您在他們廠裏考察，特請我和龍女及理兒去 Attica 住在他的農莊上，在當天晚上的招待宴上，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真榮幸在我的應徵五十多人裡，能物色到你的丈夫，他正是我所要找的人才，我實替瑪樂萊驕傲能有 Chih 為我們工作。』，您知道我是如何的歡慰與感動啊！Mr. Riley 因為愛您的才而重視您，對我們真是愛護備至，您出差去芝加哥，他特為邀請我及孩子坐他的小噴射機去 Lafayette 上空遊覽廿分鐘，好多年不曾舉行過的美國國慶日才有的放煙火，也特為高興瑪樂萊能在臺灣設廠而藉此燃放熱鬧歡慶。Attica 鎮上週圍五六十哩的人全來看，各式各樣的花色真是千變萬化，極一時之盛，那六個禮拜您帶我及孩子走遍了只要有瑪樂萊設分廠的州城，您白天參觀工廠，我帶領孩子遊湖，逛公司，看展覽，憑吊古蹟，參觀博物館，聽音樂會，龍女在致她友人的風景片上寫着：這是她最開心，從來未曾有過的假期，想不到這也是我們在一起最後的時光。

這一切都是來得如此突然，八月六日本來說是您在離美前，再去印第安那泊來斯城參加董事會的日子

拜，當天下午並休假半天以資追悼，還陪同太太來看我們，對今後我們全家的牙齒，一律免費優待。鎮上著名的小兒科女醫生 Dr. Perry 對我們更是愛護備至，不但照顧孩子們的醫藥，逢年過節還大包小包的禮物送給三個孩子，每次談到您，她的眼睛就紅了，遇有休假即過來與我們作伴，對龍女文兒今年五月升學作最後的學校選擇時，還不厭其煩介紹認識在該校已就讀的學生，好就近解答孩子們想要知道的問題。

更難能可貴的是我啓運大哥，萬里外於九月七日自臺北趕來波士頓，帶來大嫂及啓鏞三哥三嫂對我們的懷念，雖僅逗留十天，給予我們精神上有莫大的支持及力量，那時候我們正渴望着家人的關注與鼓勵。還有您的三弟志忠，真難為他在場，幫我們解決了很多困難。會幾何時，您還在擔心龍女和文兒今年同時進大學的這筆龐大學費支出，總算一對兒女不負衆望，他們請准入學的二間大學，都各給了三千七百元的獎學金，暑假做點零工也就能湊合了，由於他們就讀的學校都在波士頓附近，往後的四年，他們可以常回家來看我，您的墓園他們也經常會來祭掃、王治！您泉下有知，當也可含笑安息！

附小兒學文小女學英紀念文。

，萬想不到會是您在 Lexington 長老會舉行的安息日子，Mr. Riley 及他的夫人，特自 Attica 趕來參加您的葬禮，當他們將您留下在 Mohank 旅館的手提箱交給我時，往事湧上心頭，睹物思人，真是悲痛交加，假設您留在印城等六號的開會，不送我們回波士頓這一程，也許事情的演變不會如此，嗚呼！天意！抑是命耶！

感謝您生前的好友及交大學長兄嫂們，在過去的一年給予我們莫大的愛護與幫助，華桐兄嫂特自 Po-nhkeepsie 趕來看您最後一面，達銳兄嫂，兆龍兄嫂，誠正兄嫂，屠果兄嫂，均以長途電話來慰問。賢齊姑丈更遠洋唁慰。王安兄嫂，琪瑤兄嫂，世華兄嫂，國書兄嫂均贈送禮金給孩子。Lexington 鎮上的建雄兄嫂，湯美兄嫂等常來看望我們，還有伯楨兄嫂及旭光兄嫂聞訊後也頻頻來信安慰我們，您的一位好友律師 Mr. Mancivell 老夫婦每次來，必先趕去哈佛 Coop 買一本理兒喜歡閱讀的書帶來，您遺留下來的瑣事及年終的報稅，他一概自動代為辦理，今夏文兒的暑期工作也是他介紹的。牙醫 Dr. Geln 不但來參加安葬禮



寺導善北台在，祭年週長學故王日二月八年本
(頁43刊本見明說) 思追經誦

In Memory of My Father _____ Mr. Chih Wang

It will be one year this August 2nd, Since my father passed away yet our devotion and remembrance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beginning, we were so sad that my father died when just reaching his lifetime goal of becoming a Vice-president at Mallory Company. But I realize now that the true mark of a great man is his hard long struggle towards realizing his dream and being remembered by all his friends, colleagues, and fellow alumni for having the devotion, deep interest, and love in his work as well as his family, His loss to his working colleagues is still small compared to the greater loss to us, his family. The countless small things he meant to us can never be expressed; but I can say that he taught us a lot in academics as well as how one should try to liv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ten he was an indispensable encyclopedia to us, without whom we would have been helpless. All this is changed now, for we have had to find for ourselves what our father gave while he was alive. I have tried to become more self-reliant and hopefully I have succeeded. My father had many wonderful traits, I am trying to emulate but I do not plan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I want to carve my own destiny with the tools my father gave me. I hope to be as great a man as my father and keep his memory.

Your loving son,
Sherman Wang

兒子王學文 今年十七歲
九月間入麻省理工就讀

Dearest Dad,

In writing this letter, it is in many ways my final acceptance of the bewildering events of this past year, as well as a tangible way of expressing my feelings of what life has dealt upon us.

As you know, accepting and seeing your death are two entirely different matters. With your sudden departure, the attitudes of myself and other people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Many of the finer feelings of our dear friends appeared to cushion and soothe our bereavement. From them and your death my values of life have altered.

I remembered the many happy and uneventful times we had together. You: who wanted a challenging life and work and I: who was a contented being drifting upon the river of your hard earned struggles, worries, and hopes. I understood your ambition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worthy in your own eyes and your admonition that life can be very cruel. Now-looking back-how true your words proved to be! life is death for every step that one ventures, one never really knows the outcome.

So, Your final step has been the end of my childhood and all the securities that go with it. I will try to remember what you have said and perhaps when I take the final step-you will be proud of my accomplishments.

All my love to you wherever you may be.....

Luci Wang

女兒王學英今年十八歲
九月間去 Tufts 醫預科